戏剧带给我们深刻的快乐

——访国家话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

京 东

问:黄梅戏《半个月亮》去年国庆合肥首演以后,在安庆、南京、北京等地举行了多场演出,反响热烈。大幕拉开以后,观众就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和冷峻的思索中。很多观众看了第一场,还来看第二场、第三场,每一次观看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惊喜。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应当说,《半个月亮》是我和我的团队突破传统戏曲的写实主义手法,给观众奉献了一台注入了理性精神和思辨色彩的戏剧,是将观众的视角引向人物情感深处的戏剧。这样的戏剧,需要观众在感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以自己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生、对生命的理解和领悟去产生心灵的共鸣。

《半个月亮》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大势已去的日本大佐渡边偶然闻知莲花姑娘唱的一首让人心碎的《送郎歌》,这使他蓦然想起了8年前他的妻子千惠送别时为他唱的家乡的《送郎歌》,可他再也听不到他妻子的歌声,因为千惠已经在盟军对日本的轰炸中丧生。这个在战争中早已丧尽人性的恶魔,企望《送郎歌》给他带来心灵的慰藉。可不料想,他面对的是一个外表纤弱但内心却十分刚烈的江南女子,她的《送郎歌》只为山哥哥一个人唱!于是,整个剧情就围绕着"唱"和"不唱"、渡边"要听"而最后又"怕听"戏剧性地展开了。正是苦守真情的莲花,正是这首痴绝的《送郎歌》,使渡边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侵略者,在日本投降之际,经历了一场心灵的绞杀。

《半个月亮》不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而且把笔触深入抗争者和侵略者的情感领域,通过人性和兽性的冲撞,揭示战争对人类造成的灾难。在刻画渡边这个人物时,没有将这个丧尽人性的侵略者简单地脸谱化,不仅充分表现他的凶残和阴险,而且运用舞台假定性原则来揭示他难以言喻的复杂内心。今年1月在南京演出时,剧组全体人员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解说词:"战争是人类文明的浩劫,是滋长兽性、虐杀人性的野蛮机器。"渡边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半个月亮》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它新颖独特的视角和对战争多视点、多角度的透析和反思。

问:您在《半个月亮》"导演的话"中说:"真正杀死侵略者的是这歌声和这舞蹈背后的古老、坚韧、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表现这些思想的?

答:大概是前年10月底,余青峰来北京讨论剧本,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春喜老师深有感触地说:"这个本子立意很高,角度很刁,但一首《送郎歌》唱死了一个日本大佐,单从剧本看,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带着这个问题,去年4月我们主创班子一起去徽州采风。

徽州地区自然秀美,人文深厚,宗族文化、风水文化、耕读文化在这里得以集中展现,使你深深感受着浸润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宏村"承志堂",我从板壁上发现了一块刻着凤舞造型的木雕。黟县文化馆的同志向我们介绍,凤舞是当地节庆活动中女人们的群舞,主要表达对远行的男人们的祝愿祈祷和对家园的坚守。我们将凤舞挖掘出来成为《半个月亮》的文化背景,用我们的专业术语,就是把凤舞作为这台戏的形象种子,配以古朴苍劲的主题音乐,根据剧情发展在剧中多次呈现、贯穿始终,直至把全剧推向高潮。《送郎歌》也好,凤舞也好,凝结着我们这个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甚至包含着"诗礼传家""忠孝节义"这些儒家文化传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孕育出的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和人性的光辉,在渡边行将灭亡之际映射出他人性的缺失,使他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对灵魂的拷问。

问:的确如此,您在二度创作中融入了您对文化传统和生命传统的深沉思考,并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表现这一思想,使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您刚才谈到"形象种子",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它的含义。

答:"形象种子"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著,原是一个有关表演艺术的术语。《导演学基础》的作者古里也夫在论述导演构思时沿用了"种子"这个比喻,意指"概况性的演出形象"。徐晓钟老师把寻找"形象种子"作为导演构思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把它定义为"哲理的形象、形象化的哲理"。我把它称为承载着创作者诗情哲思的表现性舞台意象。

大难来临

问:我读过您的著作《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论述表现性舞台意象。请您简要阐述一下它的内涵。

答:所谓表现性舞台意象是相对于再现性舞台意象而言的。再现的对象是客观世界,再现的情景和意象本身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是合乎现实逻辑的象征。《半个月亮》再现了抗战胜利前夕发生在唐村的一段心灵博弈。故事时间跨度很短,我们在考虑舞美设计时,没有进行多场景的转换,而是按照"三一律"的原则,在舞台设计了具有高度逼真的再现性形象"大祠堂",并悬挂有"春云夏雨秋月夜,唐诗晋字汉文章"的对联及"气自光华"的牌匾,大祠堂、古村落、《送郎歌》和凤舞一起汇成了一股强烈的文化意象,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生命传统。

捕捉和创造再现性舞台意象是戏剧创作最基本的手段,但是依靠传统的写实性手法难以实现创作意图时,我们必须超越生活表象的局限,闯进只有情感才能进入的不可模仿的世界,使戏剧的象征性从具象走向抽象。德国哲学家卡尔西说过:"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在戏剧舞台,我们依靠再现性舞台意象无法直接表达这种潜隐在人的精神深处的情感活动,就要突破现实逻辑的制约创造表现性舞台意象,直接、深刻、强烈地表达创作主体的哲思和精神活动,强化戏剧效果。在《半个月亮》二度创作中,我们大量运用了这种创作手法。譬如说,凤舞就是这台戏的"形象种子",象征着我们的文化传统、生命传统,是创作主体哲思的"物化";又譬如,千惠先后在舞台上出现三次,特别是最后捧着一把利剑徐徐上场,表现的就是渡边复杂、痛苦的内心活动,是渡边精神活动的"外化"。创造表象性舞台意象是现代戏剧创作的重要手段,需要我们随着剧情的发展去揣摩和体会,从而产生心灵的共鸣。

问:的确如此,《半个月亮》使我对战争这一主题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但也有一些观众觉得还不够"解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实际上涉及到了戏剧创作和观众对戏剧的审美要求和价值取向。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戏曲讲求表演艺术的"行当化"和"程式化",唱、念、做、打这些表演技巧实际上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对象,演员和观众对戏剧形式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内容和主题的领悟,往往停留在对戏剧的表层观赏和感官愉悦上。现代戏剧则侧重于发掘戏剧的哲学意义,调动各种手段强化观众的凝重感、苦涩感,警醒和开启观众的心智,准确地传达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深沉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戏曲艺术的排斥和拒绝。我们要打破传统戏曲的结构功能,把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化而用之,使之服从并服务于戏剧主题,而不能游离于主题之外,去赚取观众廉价的喝彩。换句话说,不能片面地去追求"解渴",我们的戏剧要讲求力度,让观众去思考、去品味,从深刻的思考中享受戏剧带给我们的深刻的快乐!

《半个月亮》升起来

赵 忱

《半个月亮》自安庆来,必须要看看。看了,有点心惊胆战,比较心满意足。心惊胆战,是因为《半个月亮》很难;心满意足,是因为《半个月亮》不俗。

这是一出黄梅戏。来自安庆的戏,当然是黄梅戏。安庆是黄梅戏的故乡。这出戏的女主演不是大名鼎鼎的韩再芬,是好像默默无闻的王琴。原来也是一级演员,果然精湛,扮相及唱功都好得很,让人体察到了久违的黄梅戏"五朵金花"时代的幸福。男主角之一是黄梅戏剧坛上的不老松黄新德。20多年间,五朵金花或凋零,或暗香,或独放,总之,早已散落到四面八方。而这棵不老松一直坚守在黄梅戏土地上,像一颗全心全意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牢牢地钉在哪里。自然,哪里都需要黄新德。为此,他早已成为最美的绿叶。这一次,黄新德做的是一片"有毒的绿叶",一个反派,一个末日之徒,一个多情、分裂、歹毒的叫做渡边的日本军官。

我没有料到《半个月亮》是这样的。我甚至不忍心听到皖南至今美如仙境的古村落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故事,哪怕只是类似也不行。无论是宏村、西递,还是其他若干无名古村落,确乎是人类了不起的遗产,一种在当下中国看来十分奢侈的美好。虽说安徽不像江西那样会做文章,把独家婺源推广得几乎家喻户晓,但皖南系列古村落的自在与完美绝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的存在。在初春季节,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到过皖南的人,若是见过宏村,见过什么村,见过山水相依、天人合一的盛景,一定会择日做个回头客,一头扎进去,忘乎所以地享受不可思议的清净与自在。要知道,婺源在过去,只是皖南的一部分。后来,婺源划给了江西,徽州变成了黄山,皖南黟县、歙县一带的独特魅力在舆论上似乎被弱化了下去。但是,一直有很多人,一遍一遍地前去,或是一次又一次梦回。

这一次,他们用一出戏把人带到了皖南。

他们是安庆市大家文化传播公司和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

吴敬东是大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总。《半个月亮》由他创意策划,由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担主要投资。这不是一时兴起。虽说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民营企业,但多年来一直以发展黄梅戏文化为己任,7年前还创办了安庆黄梅戏会馆,至今已接待观众30万人次,成为安庆本土一个享誉全国的文化品牌。近年来,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又组织有关人员发掘整理并出版发行百段黄梅戏老唱腔——《寻找湮逝的黄梅》,投资拍摄大型纪录片《大戏黄梅》;公司还在黟县建立"中国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为中国戏剧创作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半个月亮》就是根据黟县民歌《十送郎》创意策划所得,可谓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问世后的力作。

所谓力作,须得有厉害的人弄得。

吴敬东厉害。他有钱有爱有慧眼,盯准了安徽的两块宝——黄梅戏和古村落。

编剧余青峰厉害。他有才有德有耐心,十易其稿,把鬼子与汉奸都写成个人,担了好大的风险。

导演王晓鹰厉害。他有心有智有本事,深入古村落,发现凤舞,捕捉住《半个月亮》的核心形象、意象。

作曲徐志远厉害。舞美刘科栋厉害。灯光周正平厉害。音乐一点儿都不闹,却直指人心;舞美一点儿都不复杂,却要什么来什么;灯光一点儿都不炫目,却很会随机应变。赏《半个月亮》的夜晚,除了被情感刺痛、被思辨牵扯,觉得一切一切,都细致精致得了得。

《半个月亮》的故事最后发生在唐村。这虽然不合我意,却可能是历史的真实,至少,是戏剧的权利。就是那样,很简单,很壮烈。美丽的村子里有美丽的莲花姑娘,多情、善良、倔强,特别会唱歌。她爱,只一心一意地爱打鬼子的山哥哥;她唱柔情万种的《送郎歌》,只为情哥哥一个人唱。偏偏,一个垂死的鬼子在战败之际复原了一丝人性——出于对夫人千惠的深情怀念,他想听中国姑娘莲花唱的《送郎歌》。于他,这是一件唾手可得的小意愿;于她,这是宁死不能从的大原则。僵持之间,善者更善,恶者更恶。原本不过一首情歌,唱与不唱却关联着全村老少的性命——山哥哥的妹妹岚儿为此已经被逼自绝生命。

善与恶始终尖锐地对峙着,这个简单的故事简直没办法讲下去,《半个月亮》始终如一柄雪亮的剑,横亘在莲花与乡亲们的脖颈上。观众,如我一样的老牌观众也不得不屏住呼吸,急切地想要知道这《送郎歌》究竟是唱还是不唱啊?

还是唱了。莲花在渡边的牢狱为死去的山哥哥放歌,这一唱竟是永别时的深情哀号,这一唱竟是力拔山兮的盖世豪迈。在《半个月亮》的最后时刻,《送郎歌》变成锋利的刀,刺向渡边的心灵,使得他在难得清醒的刹那走向死亡。而凤舞,作为唐村的传统,继续在传统的节日风行,最后成为皖南古村落的文化标本,镌刻在宗族祠堂的墙壁上,世代睁着眼,看来来往往的后人是否喜爱并懂得这份泣血的凝重与美好。

《半个月亮》的出品单位与主创人员们弄懂了凤舞,弄懂了黄梅戏与古村落的关系,弄懂了安徽与黄梅戏的关系,弄懂了人与情的关系,弄懂了人与人性的关系。

所以,《半个月亮》真是很有难度的戏,特别是,它试图揭示日本鬼子与汉奸的内心世界,这样自取其难的勇气,不能不令人感佩。

《半个月亮》自然不会自满,为了美丽的圆满,它会自查其缺。我愿由衷祝愿。

心灵博弈

情歌好唱口难张

——我所理解的黄梅戏《半个月亮》

棠 樾

送情郎

在中国,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写到现在,开始发生一些立意上的变化,比如说不再以军事斗争为主体,不再以军事胜负为结局,而把笔触深入抗争者和侵略者的情感领域,通过道义较量和灵魂博弈来剖析战争的性质,反思战争的灾难。这种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当战争双方的所作所为都在谋划如何打胜仗的时候,对于他们的性格刻画、形象塑造,以及由此蕴含的对于战争的解读,都会受到局限;一旦变换视角,让人物形象偏离枪声大作、炮火连天的场面,在战争所关联的情感漩涡中接受冲刷和涤荡,接受挤压和拷问,可以爆发出讴歌抗争者、控诉侵略者的强大精神动力。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新近创作、演出的黄梅戏《半个月亮》,就是这种变化的积极成果。

把剧情的时间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是《半个月亮》得以顺利变换视角、深化立意的前提。此时此刻,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即将投降,不再有军事占领的得意,只剩下战争失败的惆怅。所以,日军指挥官渡边大佐上场伊始,就对莲花唱出来能够令人心碎的那支情歌发生浓厚兴趣,执意要听,非听不可。渡边的心中可谓百感交集:思念着曾经情歌送别而今在战争中葬身火海的千惠,眷顾着曾经绚烂飞舞而今在战争中无声飘零的樱花,检讨着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和毁灭,残留着节节败退的心存不甘和最后的疯狂。他太需要听这支情歌了,想在绝望中得到些许慰藉,想在对于歌唱者的征服中得到些许哪怕是虚幻的和意念上的满足。面对渡边,莲花坚决不唱,死也不唱。她的情歌只能唱给心爱的山哥,而山哥为了民族尊严,正在前线跟侵略者你死我活,浴血奋战。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口歌唱,并且正告渡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到这儿同样休想得到。就这样,戏剧冲突围绕着情歌的唱与不唱展开了。

莲花的坚决不唱,死也不唱,是拒绝渡边的态度,是宁折不弯的气节,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其实,她心底珍藏的情歌总要唱出来,如果真的始终不唱,剧情也就难以推动和进展了。我们看到,莲花在剧中三次张口,三度歌唱,三种语境,三重韵味,恰恰是这层层递进的不唱而唱,组织着剧作的结构,升华着剧作的思想。第一次张口是剧情铺垫,依托最本色的背景,唱出最质朴的音调,把柔情荡漾的情歌介绍给观众。面对勇敢出征、生死置之度外的情郎,莲花用私语呢喃、意绪缠绵的歌声为山哥壮行,用爱情的力量激发山哥的斗志,惟其这般相爱,一定要彻底消灭侵略者,让更多的人更加长久地享受相爱的幸福。第二次张口是剧情转折,依托最紧迫的关头,唱出最执着的节奏,把两难之间的郑重抉择宣布给观众。面对身陷困境、生死相依的小姑,莲花用若断若续、泣不成声的哼鸣向岚儿诀别,用亲情的力量鼓舞岚儿的勇气——我们虽死无憾,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决不动摇半分退让半分。第三次张口是剧情高潮,依托最光辉的理想,唱出最高昂的旋律,把一个手无寸铁的胜利者形象奉献给观众。面对穷途末路、丧心病狂的敌人,莲花继承山哥的遗志,以情歌为匕首刺穿渡边的心脏,以情歌为枪炮摧毁渡边的意志,以情歌为命令向侵略者发出最后通牒,以情歌为宣言昭示《半个月亮》的戏剧结局:今天月缺明天月圆。

渡边很需要情歌的抚慰,尽管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终于没有得逞,没有实现执意要听、非听不可的非分之想。莲花虽然三次张口,三度歌唱,终于没有唱出渡边所需要的声音,完成了坚决不唱、死也不唱的神圣使命。直到渡边不再需要的时候,莲花却执意要唱,非唱不可,以情歌为武器,给了侵略者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我们认为,当冲突双方的情感诉求在对立中发生了颠覆性转换,《半个月亮》的戏剧性便由此确立;我们还认为,当冲突双方的情感诉求以抗争者的坚持和侵略者的放弃而告终,《半个月亮》的戏剧任务便得到圆满呈现。

或许有人会问,渡边之流的丑陋形象已经牢牢固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描写他们的情感诉求和精神需求,描写他们失意之时也需要安抚,内心也有难以觉察的一丝人性泛起,与他们通常暴露的狰狞面目是否矛盾?在我们看来,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消除战乱、永久和平的美好愿望应当属于全人类,抗争者用饱受欺凌的经历和奋起回击的行为反抗侵略,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侵略者用现身说法反思战争的罪恶,也是不堪回首,大势所趋。正是在这一点上,《半个月亮》表现出更加周严的反战思维,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作启示。

安庆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介

安庆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致力于发展黄梅戏文化和安庆地方文化。2006年,大家文化响应安庆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号召,同原黄梅戏一团合资创办安庆黄梅戏会馆。7年多来,黄梅戏会馆坚持演出2000多场次,接待观众约30万人次,营业收入1500万元,为剧团和演员创造收入近500万元。此外,大家文化还投资参与拍摄大型历史纪录片《大戏黄梅》,整理发掘黄梅戏传统唱腔《寻找湮逝的黄梅》,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好评。大家文化还在安徽黟县碧山建立了戏剧文化创意基地,为戏剧创作提供全方位服务。大型现代黄梅戏《半个月亮》是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首部力作,根据黟县民歌《十送郎》创意策划。

在7年多的经营实践中,大家文化始终围绕黄梅戏艺术产业化问题不断探索,下决心"突破一个瓶颈、整合两个资源、实现三个结合",即突破体制瓶颈,有效整合市场和人才两大资源,努力实现发掘整理传统剧目和继承创新相结合、定点演出和巡回展演相结合、发展黄梅戏舞台艺术和影视歌舞等多门类综合艺术相结合,努力为黄梅戏艺术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家文化将按照这一思路加大投入、加快发展,为黄梅戏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简介

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位于安徽黄山市黟县。这里山环水绕,生态完好,人文深厚,西递、宏村、南屏、关麓等一批古村落保存完整,宗族文化、风水文化、农耕文化、徽派建筑文化集中展现。在这方土地上,自然变化造就的万千气象赋予人们无穷创作灵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影视和摄影作品。

黟县碧山镇距县城4公里,"枕山、环水、面屏",是典型的风水宝地。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此写下了"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佳句。2010年,大家文化在碧山觅得一废弃院落,保留、修缮规模较大的清代建筑,规划建设一组徽派小型精品民俗客栈,并拥有占地面积近30亩的徽派园林,主要为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提供创作服务。大型现代黄梅戏《半个月亮》是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首部力作,碧山和黟县的山水人文激发了主创人员的创作灵感,给这部作品增添了无数精彩的创意。目前,基地正在着手建立碧山戏剧文化投资基金和戏剧传播机构,积极探索剧目策划、剧目生产、剧目营销各个环节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的运作模式,把专业剧团从筹资、策划、营销这些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投入剧目排练这一生产环节,确保高水平的舞台演出效果。